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七十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五回　開夜宴異兆發悲音　賞中秋新詞得佳讖

下一回▶

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来，正欲往王夫人處去，跟從的老嬤嬤們因悄悄的道：「囲奶奶，且別往上房去。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，還有些東西，不知是做什麼机密事。奶奶這一去，恐怕不便。」尤氏　　了道：「昨日　　見你老爺說，看見抄報上，甄家犯了罪，現今抄没家私，調取進京治罪。怎麼又有人来？」老嬤嬤道：「正是呢。纔來了幾個女人，氣色不成氣色，慌慌張張的，想必有甚麼瞞人的事。」

尤氏聽了，便不往前去，仍往李紈這邊來了。恰好太醫纔脁了脉去。李紈近日也覺精了些，擁衾　　枕，坐在床上，正欲人來說些閑話。因見尤氏進來，不似方纔和藹，只呆呆的坐着，李紈因問道：「你過来了，可吃些東西？只怕餓了。」命素雲：「瞧有什麼新鮮點心拿來。」尤氏忙止道：「不必，不必。你這一向病着，那裡有什麼新鮮東西。况且我也不餓。」李紈道：「昨日人家送來的好茶麵子，倒是對碗來你喝罷。」說　　，便吩咐去對茶。尤氏出神無語。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：「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，這會子趁便可凈一淨好？」尤氏點頭。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己粧奩。素雲又將自己　　粉拿來，笑道：「我們奶奶就少這個。奶奶不嫌　　，能着用些。」李紈道：「我雖没有，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裡取去，怎麼公然拿出你的来？幸而是他，若是別人，豈不惱呢？」尤氏笑道：「這有何妨。」說着，一面洗臉。丫頭只灣腰捧著臉盆。李紈道：「怎麼這樣没規矩？」那丫頭赶着跪下。尤氏笑道：「我們家下大小的人，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

面，究竟做出來的事都彀使的了。」李紈　　如此說，便已知道一作：知他已知道昨夜的事，因笑道：「你這話有因。誰做事究竟彀使的了？」尤氏道：「你倒問我！你敢是病着　　過去了？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人報：「寶姑娘来。」二人忙說「快請」時，寶釵已走進來。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，因問：「怎麽一個人忽然走進來，別的姊妹都不見？」寶釵道：「正是，我也没有見他們。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，家裡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，別的靠不得，我今兒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裡作伴。要去囲老太太、太太，我想又不是什麽大事，且不用提，等好了，我橫竪進來的。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。」李紈聽說，只看着尤氏笑，尤氏也看著李紈笑。一時尤氏盥洗已　　，大家吃麵茶。李紈因笑着向寶釵道：「既這樣，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，問是何病。我也病着，不能親自來的。好妹妹，你去只管去，我且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屋子。你好歹住一兩天　　進來，別教我落不是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落什麽不是呢？也是人之常情，你又不曾賣放了賊。依我的主意，也不必添人過去，竟把雲丫頭請了来，你和他住一兩日，豈不省事。」尤氏道：「可是史大妹妹徃那裡去了？」寶釵道：「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丫頭去了，叫他同到這裡來，我也明白告訴他。」

正說着，果然報：「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。」大家讓坐已　　，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。探春道：「狠好。不但姨媽好了　　來，就便好了不来也使得。」尤氏笑道：「這話奇怪！怎麽攆起親戚來了？」探春冷笑道：「正是呢，有別人攆的，不如我先攆。親戚們好，也不在必要死住着纔好。偺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，一個個不像烏眼鷄似的，恨不得你吃了我，我吃了你！」尤氏忙笑道：「我今兒是那裡來的晦氣，偏都碰着你姊妹們氣頭上了。」探春道：「誰叫你趣熱竈火來了！」因問：「誰又得罪了你呢？」因又尋思道：「鳳丫頭也不犯合你慪氣，　　是誰呢？」尤氏只含糊答應。探春知他畏事，不肯多言，因笑道：「你別粧老寔了。除了朝廷治罪，没有砍頭的，你不必唬的這個樣兒。告訴你罷，我昨日把王善保家那老婆子打了，我還頂著罪呢。不過背地裡說我些閑話，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！」寶釵忙問因何又打他，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出來。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来，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出來。探春道：「這是他向來的脾氣，孤介太過，我們再扭不過他的。」又告訴他們說：「今日一早不見動静，打聽了鳳丫頭病著，就打發人四下打聽王善保家的是怎樣。囲來告訴我說，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，嗔着他多事。」尤氏李紈道：「這倒也是正禮。」探春冷笑道：「這種遮人眼目兒的事，誰不會做？且再瞧就是了。」尤氏李紈皆默無所答。一時，丫頭們来請用飯，湘雲寶釵囲房打點衣衫，不在話下。

尤氏辭了李紈，往賈母這邊來。賈母歪在榻上，王夫人正說甄家因何獲罪，如今抄没了家產，來京治罪等話。賈母聽了，心中甚不自在。恰好見他姊妹來了，因問：「從那裡來的？可知鳳姐兒妯娌兩個病着，今日怎麽樣？」尤氏等忙回道：「今日都好些。」賈母點頭嘆道：「偺們别管人家的事，且商量偺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已預備下了，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？只是園裡恐夜晚風凉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多穿兩件衣服何妨，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，豈可倒不去的。」

說話之間，媳婦們抬過飯桌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筯捧飯。賈母見自己幾色菜已擺完，另有兩大捧盒内，盛了幾色菜，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矩。賈母說：「我吩咐過幾次，蠲了罷。都不　　，也只罷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不過都是家常東西。今日我吃齋，没有别的。那些面觔豆腐老太太又不甚愛吃，只揀了一樣椒油蓴蘆醬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倒也想這個吃。」鴛鴦　　說，便將碟子挪在跟前。寶琴一一的讓了，方歸坐。賈母便命探春来同吃，探春也都讓過了，便和寶琴對面坐下。侍書忙去取了碗箸。鴛鴦又指那幾樣菜道：「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麽東西来，是大老爺孝敬的。這一碗是雞髓笋，是外頭老爺送上来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將這碗笋送至桌上。賈母略嘗了兩點，便命：「將那　　樣着人都送回去，就說我吃了。已後不必天天送，我想吃什麽，自然着人来要。」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，不在話下。

賈母因問：「拿稀飯来吃些罷。」尤氏早捧過一碗來，說是紅稻米粥。賈母接来吃了半碗，便吩咐：「將這粥送給鳳姐兒吃去。」又指着這一盤菓子：「獨給平兒吃去。」又向尤氏道：「我吃了，你就来吃了罷。」尤氏答應着，侍賈母漱口洗手　　，賈母便下地，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。尤氏告坐吃飯。賈母又命鴛鴦等来陪吃。賈母見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飯，因問說：「怎麽不盛我的飯？」丫頭們回道：「老太太的飯完了。今日添了一位姑娘，所以短了些。」鴛鴦道：「如今都是『可着頭做帽子』了，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。」王夫人忙回道：「這一二年旱澇不定，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。這幾樣細米更艱難，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正是『巧媳婦做不出没米兒粥来』。」衆人都笑起來。鴛鴦一面回頭向門外伺候媳婦們道：「既這樣，你們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来添上，也是一樣。」尤氏笑道：「我這個就彀了，也不用去取。」鴛鴦道：「你彀了，我不會吃的？」媳婦們聽說，方忙着取去了。

一時，王夫人也用飯。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，賈母說：「你也過去罷。」尤氏方告辭出來。走至二門外，上了車，衆媳婦放下簾子来，四個小廝拉出來，

套上牲口，幾個媳婦帶着小丫頭子們先走，到那邉大門口等著去了。這裡送的丫嬛們也囲来了。尤氏在車内，因見自己門首兩邉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，便知係来赴賭之人，向小丫頭銀蝶兒道：「你看，坐車的是這些，　　馬的又不知有幾個呢！」說着進府，已到了廳上。賈蓉媳婦帶了丫嬛媳婦，也都秉着羊角手罩接了出來。尤氏笑道：「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們賭錢，也没得便，今日倒巧，順便打他們牕戶跟前走過去。」衆媳婦答應着，提燈引路。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廝們，不要失驚打怪。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牕下，只　　裡面稱三讚四，耍笑之音雖多，又兼有恨五罵六，忿怨之聲亦不少。

原來賈珍近因居喪，不得遊玩，無聊之極，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。日間以習射爲由，請了幾位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，因說：「白白的只管亂射終是無益，不但不能長進，且壞了式樣。必須立了罰約，賭個利物，大家纔有勉力之心。」因此，天香樓下箭道内立了鵠子，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時射鵠子。賈珍不好出名，便命賈蓉做局家。這些都是少年，正是鬬雞走狗、問柳評花的一干游侠紈袴。因此，大家議定，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，天天　　猪割羊，屠鵝殺鴨，好似臨潼鬬寶的一般，都要賣弄自己家裡的好厨役，好烹調。不到半月工夫，賈政等　　見這般，不知就裡，反說：「這纔是正理，文旣悞了，武也當習，况在武蔭之屬。」遂也命寶玉、賈環、賈琮、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，跟着賈珍習射一囘，方許囲去。

賈珍志不在此，再過幾日，便漸次以歇肩養力爲由，晚間或抹骨牌，賭個酒東兒，至後漸次至錢。如今三四個月的光景，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，公然鬥葉擲骰，放頭開局，大賭起來。家下人借此各有些利益，巴不得如此，所以竟成了局勢。外人皆不知一字。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，所以也在其中。又有薛蟠，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，見此豈不快樂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的胞弟，　　居心行事，大不相同。他只知吃酒賭錢、眠花宿柳爲樂。手中濫漫使錢，待人無心，因此，都叫他「傻大舅」。薛蟠早已出名的「獃大爺」。今日二人湊在一處，都愛搶快，便又會了兩家，在外間炕上搶快。又有幾個在當地下大桌子上趕羊。裡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，打天九。此間伏侍的小廝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。此是前話。

且說尤氏潛至窻外偷看，其中有兩個陪酒的小么兒，都打扮得粉粧錦飾。今日薛蟠又擲輸了，正没好氣，幸而後手裡漸漸翻過来了。除了冲賬的，反　　了好些，心中只是興頭起來。賈珍道：「且打住，吃了東西再來。」因問：「那兩處怎麽樣。」裡頭打天九趕老羊的未清，先擺下一桌，賈珍陪着吃。薛蟠興頭了，便摟着一個小么兒吃酒，又命將

酒去敬傻大舅。傻大舅輸家，没心腸，吃了兩碗，便有些醉意，嗔着陪酒的小么兒只趕

家不理輸家了，因罵道：「你們這起兎子，真是些没良心的忘八羔子！天天在一處，誰的恩你們不沾？只不過這會子輸了幾兩銀子，你們就這麽三六九等兒的了。難道從此以後再没有求著我的事了？」衆人見他帶酒，那些輸家不便言語，只抿着嘴兒笑。那些

家忙說：「大舅罵的狠是。這小狗攮的們都是這個風俗兒。」因笑道：「還不給舅太爺斟酒呢！」兩個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，忙都跪下奉酒，扶着傻大舅的腿，一面撒嬌兒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別生氣，看着我們兩個小孩子罷。我們師父教的，不論遠近　　薄，只看一時有錢的就親近。你老人家不信，回來大大的下一注，　　了，白瞧瞧我們兩個是什麽光景兒。」說的衆人都笑了。

這傻大舅掌不住也笑了，一面伸手接過酒来，一面說道：「我要不看着你們兩個素日怪可憐見的，我這一脚把你兩個的小蛋黃子踢出来。」說着，把腿一抬，兩個孩子趁勢兒爬起来，越發撒嬌撒痴，拿着灑花絹子，托了傻大舅的手，把那鍾酒灌在傻大舅嘴裡。傻大舅哈哈的笑着，一揚脖兒，把一鍾酒都乾了，因擰了那孩子的臉一下兒，笑說道：「我這會子看着又怪心疼的了！」說着，忽然想起舊事来，乃拍案對賈珍說道：「昨日我和你令伯母慪氣，你可知道麽？」賈珍道：「不曾聽見。」邢大舅嘆道：「就爲錢這件東西！老賢甥，你不知我們邢家的底裡。我們老太太去世時，我還小呢，世事不知。他姊妹三個人，只有你令伯母居長。他出閣時，把家私都帶了過來了。如今你二姨兒也出了閣了，他家裡也狠艱窘。你三姨兒尚在家裡。一應用度，都是這裡陪房王善保家的掌　　。我就是来要幾個錢，也並不是要賈府裡的家私，我邢家的家私也就彀我花了。無奈竟不得到手，你們就欺負我没錢。」

賈珍見他酒醉，外人　　見不雅，忙用話解勸。外面尤氏等　　得十分真切，乃悄向銀蝶兒等笑說：「你聽見了，這是北院裡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。可見他親兄弟還是這樣，就怨不得這些人了。」因還要　　時，正值赶老羊的那些人也歇住了，要酒。有一個人問道：「方纔是誰得罪了舅太爺？我們竟没聽明白。且告訴我們，評評理。」邢德全把兩個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話說了一遍。那人接過來就說：「可惱！怨不得舅太爺生氣。我問你，舅太爺不過輸了幾個錢罷咧，並没有輸掉了　　，怎麽你們就不理他了？」說着，大家都笑起来。邢德全也噴了一地飯，說：「你這個東西，行不動兒就撒村搗怪的！」尤氏在外面聽了這話，悄悄的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你　　聽，這一起没廉恥的小挨刀的！再灌喪了黃湯，　　不知嗖出些什麽新樣兒的來呢。」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。至四更時，賈珍方散，往佩鳳房裡去了。

次日起來，就有人回，西瓜月餅都全了，只待分　　送人。賈珍吩咐佩鳳道：「你請奶奶看着送罷，我還有別的事呢。」佩鳳答應去了，回了尤氏，一一分　　，遣人送去。一時佩鳳来說：「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？說偺們是孝家，十五過不得節。今兒晚上倒好，可以大家應個景兒。」尤氏道：「我倒不愿意出門呢。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，璉二奶奶也躺下了，我再不去，越發没個人了。」佩鳳道：「爺說，奶奶出門，好歹早些回來，叫我跟了奶奶去呢。」尤氏道：「既這麼樣，快些吃了，我好走。」佩鳳道：「爺說早飯在外頭吃，請奶奶自己吃罷。」尤氏問道：「今日外頭有誰？」佩鳳道：「聽見外頭有兩個南京新来的，倒不知是誰。」說　　，吃飯更衣，尤氏等仍過榮府來，至晚方回去。

果然賈珍煑了一口猪，燒了一腔羊，脩了一棹菜蔬菓品，在彙芳園叢緑堂中，帶領妻子姬妾，先吃過晚飯，然後擺上酒，開懷作樂賞月。將一更時分，眞是風清月朗，銀河微隱。賈珍因命佩鳳等四個人也都入席，下面一溜坐下，猜枚搳拳。飲了一回，賈珍有了幾分酒，高興起来，便命取了一支紫竹簫來，命佩鳳吹簫，文花唱曲，喉清韻雅，眞令人魄散魂消。唱罷，復又行令。那天將有三更時分，賈珍酒已八分，大家正添衣喝茶、換盞更酌之際，忽　　那邉墻下有人長嘆之聲。大家明明聽見，都毛髮竦然。賈珍忙厲聲叱問：「誰在那邊？」連問幾聲，無人答應。尤氏道：「必是墻外邊家裡人，也未可知。」賈珍道：「胡說！這墻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，况且那邉又　　靠着祠堂，焉得有人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聽得一陣風聲，竟過　　去了。恍惚聞得祠堂内槅扇開閤之聲，只覺得風氣森森，比先更覺悽　　起來。看那月色時，也淡淡的，不似先前明朗，衆人都覺毛髮倒　　。賈珍酒已嚇醒了一半，只比别人掌得住些，心裡也十分警畏，便大没興頭。勉强又坐了一會，也就歸房安歇去了。次日一早起來，乃是十五日，帶領衆子侄開祠行朔望之禮。細察祠内，都仍是照舊好好的，並無怪異之迹。賈珍自爲醉後自怪，也不提此事。禮　　，仍舊閉上門，看着鎖禁起來。

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。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裡坐着說閑話兒，與賈母取笑呢。賈璉、寶玉、賈　　、賈蘭皆在地下侍立。賈珍來了，都一一見過，說了兩句話，賈珍方在挨門小杌子上告了坐，側着身子坐下。賈母笑問道：「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？」賈珍忙起身笑道：「大長進了，不但式樣好，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勁。」賈母道：「這也彀了，且别貪力，仔細努傷着。」賈珍忙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賈母又道：「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，西瓜看着倒好，打開　　也罷了。」賈珍答應：「月餅是新来的一個專做點心的厨子，我試了試，果然好，纔敢做了孝敬來的。西瓜往年都還可已，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。」賈政道：「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過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此時月亮已上來了，偺們且去上香。」說着，便起身扶着寶玉的肩，帶領衆人齊往園中來。

當下園子正門俱已大開，弔着羊角燈。嘉蔭堂月台上，焚着斗香，秉着燭，陳設着瓜菓月餅等物。邢夫人等皆在裡面久候。真是月明燈彩，人氣香烟，晶艷氤氳，不可形狀。地下鋪着拜毯錦褥。賈母盥手上香，拜　　，于是大家皆拜過。賈母便說：「賞月在山上最好。」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廳上去。衆人聽說，就忙著在那裡鋪設，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，說些閒話。一時，人回：「都齊備了。」賈母方扶着人上山來。王夫人等因回說：「恐石上苔滑，還是坐竹椅上去。」賈母道：「天天打掃，况且極平穩的寬路，何必不疎散疎散筋骨。」于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，又是兩個老婆子秉着兩把羊角手罩，鴛鴦、琥珀、尤氏等貼身攙扶，邢夫人等在後圍隨，從下逶迤不過百餘步，到了主山脊上，便是這座廠廳。因在山之高脊，故名曰凸碧山庄。廳前平台上列下棹　　，又用一架大圍屏隔做兩間。凡棹椅形式皆是圓的，特取團圓之意。上面居中，賈母坐下，左邊賈赦、賈珍、賈璉、賈蓉，右邊賈政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蘭，團團圍坐，只坐了半棹，下面還有半棹餘空。賈母笑道：「常日倒還不覺人少，今日看来，究竟偺們的人也甚少，算不得甚麽。想當年過的日子，今夜男女三四十個，何等熱鬧。今日又這樣，太少。如今叫女孩兒們來坐那邊罷。」于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上將　　春、探春、惜春三個請過来。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，先儘他姊妹坐了，然後在下依次坐定。

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，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　　花，若花在手中，飲酒一杯，罰說笑話一個。于是先從賈母起，次賈赦，一一接過。鼓聲兩轉，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，只得飲了酒。衆姊妹弟兄都你悄悄的扯我一下，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，都含笑心裡想着，倒要聽是何笑話兒。賈政見賈母歡喜，只得承歡。方欲說時，賈母又笑道：「若說得不笑了，還要罰。」賈政笑道：「只得一個，若不說笑了，也只好愿罰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就說這一個。」賈政因說道：「一家子一個人，最怕老婆。」只說了這一句，大家都笑了。因從没聽見賈政說過，所以纔笑，賈母笑道：「這必是好的。」賈政笑道：「若好，老太太先多吃一杯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使得。」賈赦連忙捧盃，賈政執壺，斟了一盃。賈赦仍舊　　給賈政，賈赦旁邊侍立。賈政捧上，安放在賈母面前，賈母飲了一口。賈赦賈政退回本位。于是賈政又說道：「這個怕老婆的人，從不敢多走一步。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，到街上買東西，便見了幾個朋友，死活拉到家裡去吃酒。不想吃醉了，便在朋友家睡着了。第二日醒了，後悔不及，只得來家陪罪。他老婆正洗脚，說：『既是這樣，你替我舔舔就饒你。』這男人只得給他舔，未免惡心要吐。他老婆便惱了，要打，說：『你這樣輕狂！』嚇得他男人忙跪下求，說：『並不是奶奶的脚　　，只因昨兒喝多了黃酒，又吃了月餅餡子，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。』」說得賈母與衆人都笑了。賈政忙又斟了一杯送與賈母。賈母笑道：「既這樣，快叫人取燒酒來，別叫你們有媳婦的人受累。」衆

人又都笑起來。

于是又擊鼓，便從賈政傳起，可巧傳到寶玉手中鼓止。寶玉因賈政在坐，早已踧踖不安，偏又在他手中，因想：「說笑話，倘或說不好了，又說没口才；若說好了，又說正經的不會，只慣貧嘴，更有不是，不如不說好。」乃起身辭道：「我不能說笑話，求限別的罷。」賈政道：「既這樣，限一個『秋』字，就卽景做一首詩。好便賞你。若不好，明日仔細。」賈母忙道：「好好的行令，如何又做詩？」賈政陪笑道：「他能的。」賈母說：「既這樣，就做，快命人取紙筆來。」賈政道：「只不許用這些水、晶、氷、玉、銀、彩、光、明、素等堆砌字樣。要另出主見，試試你這幾年情思。」寶玉聽了，碰在心坎兒上，遂立想了四句，向紙上寫了，呈與賈政看。賈政看了，點頭不語。賈母見這般，知無甚不好，便問：「怎麼樣？」賈政因欲賈母喜歡，便說：「難爲他。只是不肯念書，到底詞句不雅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就罷了。就該獎勵，已後越發上心了。」賈政道：「正是。」因回頭命個老嬤嬤出去，「吩咐小廝們，把我海南帶来的扇子取來給兩把與寶玉。」寶玉磕了一個頭，仍復歸坐行令。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，他便出席，也做一首，呈與賈政看。賈政看了，喜不自勝。遂併講與賈母聽時，賈母也十分歡喜，也忙令賈政賞他。

於是大家歸坐，復行起令来。這次賈赦手内住了，只得吃了酒，說笑話，因說道：「一家子一個兒子，最孝順，偏生母親病了，各處求醫不得，便請了一個針炙的婆子來。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，只說是心火，一針就好了。這兒子慌了，便問：『心見鐵就死，如何針得？』婆子道：『不用針心，只針肋條就是了。』兒子道：『肋條離心遠着呢，怎麼就好了呢？』婆子道：『不妨事。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！』」衆人聽說，都笑起來。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，半日笑道：「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。」賈赦聽說，自知出言冒撞，賈母疑心，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，以別言解釋。賈母亦不好再題，且行令。

不料這花　　在賈　　手裡。賈　　近日讀書稍進，亦好外務。今見寶玉做詩受獎，他便技癢，只當着賈政，不敢造次。如今可巧花在手中，便也索紙筆來，立就一絶，呈與賈政。賈政看了，亦覺罕異，只見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意，遂不悅道：「可見是弟兄了。發言吐意，捴屬邪　　。古人中有『二難』，你兩個也可以稱『二難』了。就只不是那一個『難』字，　　是做『難以教訓』『難』字講纔好。哥哥是公然温飛卿自居，如今兄弟又自爲曹唐再世了。」說得衆人都笑了。賈赦道：「拿詩來我瞧。」便連聲讚好，道：「這詩據我看，甚是有氣骨。想来偺們這樣人家，原不必寒牕螢火，只要讀些書，比人略

明白些，可以做得官時，就跑不了一個官兒的。何必多費了工夫，反弄出書獃子來。所以我愛他這詩，竟不失偺們侯門的氣概。」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，因又拍着賈　　的腦袋笑道：「已後就這樣做去，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了。」賈政　　說，忙勸說：「不過他胡謅如此，那裡就論到後事了。」說着，便斟了酒，又行了一回令。

賈母便說：「你們去罷。自然外頭　　有相公們候着，也不可輕忽了他們。况且二更多了，你們散了，再讓姑娘們多樂一回子，好歇着了。」賈政等　　了，方止令起身。大家公進了一杯酒，方帶着子侄們出去了。要知端的，再　　下回分解。